

鲍照拟乐府音乐属性研究

赵怡宁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摘要

鲍照作为南朝时期的杰出文人, 创作了许多诗歌, 其中拟乐府的占比不小。在现有的《鲍参军集注》中可以发现鲍照的拟乐府在题目上有着显著的特征, 同时他的乐府诗创作和当时主流有着一定区别, 而是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特点。通过分析鲍照拟乐府的题目特征和音乐属性的体现, 可以发现其乐府诗创作的创新与独特之处, 并深刻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和深刻寄托。

关键词

鲍照, 拟乐府, “代”乐府, 音乐属性

Research on the Musical Attributes of Bao Zhao's Imitative Yuefu Poetry

Yining Z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9, 2026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literati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ao Zhao created many poems, among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imitating Yuefu is not small. In the existing “Bao Joining the Army Collection”, we can find that Bao Zhao’s imitation of Yuefu ha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itle. At the same time, his Yuefu poem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at that time, but inherit the Han Yuefu’s “feeling in mourning and music, and hair because of ev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me characteristics and musical attributes of Bao Zhao’s imitation of Yuefu, we can find the

innovation and uniqueness of his Yuefu poems,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deep emotion and deep sustenance contained in them.

Keywords

Bao Zhao, Playing Yuefu, “Dai” Yuefu, Music Propert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乐府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自汉代乐府机构设立以来，乐府诗便以其独特的音乐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成为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乐府诗更是迎来了创作的高峰，众多文人墨客纷纷投身其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而鲍照作为南朝宋时期的杰出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在诗、赋和散文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然而鲍照最为人称道的，当属乐府诗的创作。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指出：“鲍诗存者约二百首，其中乐府凡八十余篇，除《吴歌》三首，《中兴歌》十首为当时流行之五言四句体外，其余皆属古调，盖拟汉乐府而诤其裁者也。”^[1]可以说，流传下来的鲍照的拟乐府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同时，乐府在本义上是汉代的一个音乐机构，其中的作品必定是可以用来演奏的，即具有音乐属性，可以登台表演，具有可歌性和表演性。然而，随着战乱的发生以及朝代的更替等多重因素，许多乐府音乐失传，即乐府只剩文辞而缺少乐曲，乐府作品的音乐属性缺失。鲍照创作的拟乐府虽是模拟前代乐府之作，但仍可能具有音乐属性。

2. 鲍照拟乐府作品简述

纵观鲍照现存的乐府诗，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作品在命名上有着显著特征，有许多乐府诗是以“代”字开头的，如《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门有车马客行》《代东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等等。以“代”字作为篇题是否是鲍照本人的行为，还是后人所加，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乐府诗集》中，鲍照乐府诗的题目并未有以“代”字开头的，而在如今的《鲍参军集校注》中有大量“代”字题的篇目，而“代”字题这一现象在整个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上都是独特的存在。葛晓音的《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一文指出多本著作据《鲍照集》而著，其中大部分有“代”字题，通过考察宋以前的类书与总集，《艺文类聚》卷41收录了鲍照的《结客少年场行》《出自蓟北门行》《苦热行》《代君子有所思行》《东武吟行》《区马上东门行》；卷42载有《代京洛篇》《代陈王白马篇》《天行》《歌行》《代淮南王》；卷43则有《代白紵辞歌》。同时，《玉台新咏》中也有《代白紵歌辞》的记载，《初学记》卷18同样收录了《代京洛篇》，此外，《文选集注》残卷61上也有《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从这些宋以前的总集著录情况来看，鲍照的部分乐府诗题已冠以“代”字，但也有不少乐府诗题并未使用“代”字。结合《乐府诗集》的收录情况，古人似乎在编纂类书和总集时，并未特别关注“代”字所蕴含的特殊意义，而是将其与其他乐府诗题同等看待。“尽管如此，可以确定的是，鲍照乐府中的‘代’字题早在梁和初唐的文献中就有了，因此可以推测‘代’字是在南朝的《鲍照集》中原有的。”^[2]虽然仍无法确定“代”字是否是鲍照本人所加，但至少可以说“代”字题是在很早以前就出现在鲍照的文集中的。关于“代”字的涵义，一般认为是代替的意思，结合诗作来看，应是通过

旧题乐府代替发言,发表作者自身的观点或情志。先看鲍照没有“代”字题的乐府诗,如《萧史曲》《王昭君》《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等,这些都是简短的五言诗,《萧史曲》和《王昭君》是讲述历史,而《吴歌》三首和《采菱歌》七首是模仿吴歌西曲而作,借女子口吻创作情歌,情感哀怨缠绵,具有南朝民歌普遍的特点。这几组诗虽然内容不同,但都简短且简单,不表达作者本人的情感寄托。再看“代”字题的乐府诗,如《代白头吟》《代东武吟》《代结客少年场行》等。《代白头吟》虽然沿用了《白头吟》的古题,但是内容上并不是写男女决绝之事,而是以卓文君自明心意出发,借男女比喻君臣,表达了“人情贱恩旧,世义逐衰兴”[3]的社会世情,反映了遭诬陷而被君王疏远的命运,寄托了寒门下士在仕途上的不易和郁郁不得志之情。《代东武吟》以一位有军功但年老的将士的口吻而作,“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3]。诗中叙述了他的一生,出生贫寒,少壮辞家从军,一路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到了年老之时却穷困潦倒地返回家乡,“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3]。鲍照通过老兵之口,表达了对君主弃置有功之人的讽刺。《代结客少年场行》开篇刻画了一个侠客形象,但是全诗不以他的游历经历为主要内容,而是着重描写离乡三十年后回到京城所见所闻,在京城繁华壮丽中流露出一生碌碌无为的愁思,发出“今我独何为,培塿怀百忧”[3]的无奈慨叹。通过对比鲍照的有无“代”字的乐府诗,可以发现以“代”字开头的诗篇基本篇幅长于没有“代”字的诗,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以某个人物的口吻或视角出发结构全诗,表达了鲍照个人的寄托。而无“代”字题的乐府诗大多篇幅短小,以五言四句为主,且不包含作者的个人寄托。

这类“代”字题还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用乐府旧题,在前面加“代”字的,或者即使不是乐府旧题,也是选取了前人诗作中的句子,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结客少年场行》,这类在前文已有阐述,它们借古题以裁己意,占比在鲍照的“代乐府”中也最多,是其乐府诗的精华所在;另一类则是自立新题,如《代阳春登荆山行》描写的是登山时的优美景色,景物相映成趣,反映出的却是“遇物虽成趣,念者不解忧”[3],表达了因不得志而无可奈何的凄苦之情。《代少年时至衰老行》以一位老者回首往昔为叙事脉络,描绘其少年时对功名富贵的热切追求,沉醉于华车骏马、笙歌宴饮的奢靡生活。最后点名诗作主旨“今日每相念,此事邈无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3]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代鸣雁行》是一首七言拟乐府,标题应是鲍照自拟的,诗中描绘了大雁的离散、徘徊,诗的最后“憔悴容仪君不知,辛苦风霜亦何为”[3],以大雁的口吻发出感慨,大雁们面容憔悴,辛苦地经历着风霜,却无人知晓,鲍照借大雁的离散、憔悴和感慨,寄托了自己风尘仆仆为衣食奔走的艰辛和不得志的心情。这类自拟新题的“代乐府”诗同样寄托了诗人的个人情感和志向,作为自拟的题目,为什么仍然要以“代”字开头,可能的原因是鲍照的这些诗并不是以自身的口吻来创作的。无论是沿用旧题的“代乐府”还是自拟新题的“代乐府”都是借助一个人物的口吻和故事来侧面表达诗人的观点,同时这个观点基本出现在诗作的末尾作为总结抒发感慨。

总体而言,鲍照乐府诗中“代”字题的诗作大多寄托了个人的情感与志向,无论从内容还是情感深度上都有别于没有“代”字题的其它拟乐府作品,这些“代乐府”借助各种人物代人代己立言发声,反映社会现实和个人情志,体现了鲍照乐府对前代乐府的超越性。虽然无法确定“代”字是否是鲍照本人所加,但是这为研究鲍照乐府诗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

除了“代”字题乐府诗外,鲍照的诗歌作品在标题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拟”作为开头,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其它诗作上,乐府诗则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例。“拟”有模拟之意,是模仿古题乐府《行路难》而作,《拟行路难》十八首作为鲍照最为流传的拟乐府作品,同样包含了个人寄托。那么鲍照的作品既“代”乐府又有“拟”乐府,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先从诗歌句式结构来看,《拟行路难》的句式不同于普通的五言和七言诗,并且这一组诗中的几首在句式上也有不同。五言、六言、七言均有,并且可能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再从内容上看,鲍照的“代”乐府基本是以叙事开头,以某个人物的视

角叙事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最后在诗的末尾表达强烈情感和志向。而《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许多首没有具体人物的叙事，更多的是一种感慨。不过其中也有几组诗是有具体人物的叙事的，如其八其九是以思妇弃妇的视角来写，其十三其十四是以游历在外的老年士兵的视角来写，反映的都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和愁思。由此可见，鲍照的“代”字题乐府和“拟”字题乐府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边界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鲍照的拟乐府是模拟古乐府而作，乐府作为叙事诗，鲍照的拟乐府同样带有强烈的叙事倾向。同时，他的拟乐府在叙事倾向外还有强烈的抒情性，这种情感大多是慷慨悲愤的，尤其体现在“代”字题和“拟”字题乐府中。而其余作品则简洁短小，内容上也更贴近南朝民歌的缠绵哀婉，这类作品比较少，在鲍照现存乐府中“代”乐府是主体性的存在，萧涤非赞其乐府：“当南朝绮罗香泽之气，充斥弥漫之秋，其能上追两汉不染时风者，吾得一人焉，曰鲍照。鲍氏乐府之在南朝，犹之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其源乃从汉乐府中来，与整个南朝乐府不类。”^[1]

3. 鲍照拟乐府的创作背景与音乐环境

众所周知，文人拟乐府是模仿汉乐府而作。而汉乐府又是由乐府机构地采集民间歌谣和文人创作的配乐诗歌，因此是一种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诗歌种类。鲍照作为一个深耕文学创作之人，创作了许多乐府诗，这些乐府诗的数量在他所有诗中，占比不小。而鲍照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具有音乐性的乐府题材来寄托他个人情志与感受，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3.1. 南朝音乐文化概况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论《杂曲歌辞》这样写道：“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漫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近，少复近古。”^[4]先不论鲍照诗风的独特性，这段话至少说明在南朝时期音乐文化仍然繁盛。而音乐上的繁盛也体现在了文学上，南朝的乐府诗在整个乐府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文学而论，则此期乐府亦占有诗史中最新鲜之一页焉，即所谓《清商曲辞》者是也。”^[1]南朝时期的乐府尤其清商曲辞非常发达，民间歌谣和文士拟作盛行。民间歌谣广泛流传，它们以鲜活质朴的语言、真挚动人的情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男女之间的爱慕相思，到市井百姓的悲欢离合，皆被巧妙地融入歌谣之中，成为民间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而文人模拟乐府的传统可追溯到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等根据乐府旧题创作新词，将叙事性较强的汉代民间乐府改编成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文人乐府。西晋陆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对乐府诗进行了繁缛化，对刘宋文学造成了深远影响。南朝文人在这一背景下纷纷投身于乐府诗歌的创作重，拟作之风盛行。这些文士大多饱读诗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他们在汲取民间歌谣养分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的才情与思考，对乐府古题进行创新演绎。他们或借古题抒发个人对时代变迁的感慨，或以新词展现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使得乐府诗歌在保持原有韵味的同时，又增添了文人的雅致与深邃。民间歌谣与文士拟作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南朝乐府尤其是清商曲辞的繁荣发展。在这样一种乐府创作盛行的社会创作倾向和背景之下，鲍照作为南朝时期的文人，创作乐府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在模拟汉魏乐府诗时，虽然主要风格上追两汉，但也会按照南朝时的审美风尚和他所熟悉的生活，对人物加以改造，将南朝乐府民歌常见的内容融入其中。

3.2. 乐府传统与鲍照生平经历

除了社会整体的创作倾向之外，乐府本身就更接近人的生活，它以叙事为主，反映的是人物的生活

与情感。与鲍照所处时期相近的大诗人有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陶渊明作诗自然朴实、恬淡平和，开创了田园诗派；而谢灵运创作了大量山水诗，作诗精雕细琢又自然清新，为山水之宗。这两位诗歌作品不乏有乐府诗，然而就乐府诗的成就而论则远不如鲍照。

究其原因，大概和乐府本身的创作传统有关。“盖乐府本含有普遍性与积极性二要素，以入世为宗，而不以高蹈为贵。以摹写人情世故为本色，而不以咏叹自然为职志。”^[1]乐府作为叙事文学，本身就是以描写人情世故为主的，在内容上更加地“接地气”。而陶谢二位，一位安贫乐道，出世出尘，远离喧嚣；一位出生高门，纵情于山水。两位都有离尘出世之感，是远离下层的人情世故的，他们这种超人之间的生活本就不适宜用乐府写作，内心情感也没有用乐府写作的需要。而鲍照则不同，他出生寒微，社会地位低下，才高气盛，生于昏聩混乱的时代，为生计和理想不断奔走。他一生的经历，本身就宛如一首悲壮的乐府诗。其中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呐喊，又有对命运的无奈抗争；既有在困境中坚守自我的执着，又有对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或许正是这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使得他留下的乐府诗作数量较多，文学成就也较高。年命无常之叹，人生苦短之悲，怀才不遇之怨，知音难遇之痛，漂泊思乡之慨等，构成了鲍照拟乐府诗的基本主题，从而使之染上了一层悲愤怨叹的色调。

鲍照创作许多乐府诗，是时代文化、个人经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南朝深厚的乐府传统和新声乐府的流行，为其提供了创作方向。他出身寒微、仕途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乐府诗成为抒发寒门不平、记录社会动荡与个人感悟的重要载体。汉魏乐府诗的叙事传统与抒情特质为鲍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他继承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融入南朝文人乐府的抒情性，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4. 音乐属性的体现

乐府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音乐机构而存在的，因此以音乐歌舞表演呈现，具有音乐属性。诗歌的音乐属性不同于音乐性，音乐性主要是指音乐美，通过音韵、节奏、声调等元素的精心编排，使诗歌在听觉上具有独特的韵律感和感染力。而音乐属性主要是和音乐表演有关，包括曲调的运用、人物的对话、声律等。汉代以后，文人拟乐府盛行，文人的拟乐府比之乐府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同时因为是拟作，毕竟有别于汉乐府，是否还具有音乐属性。本文将从用调和句式两方面进行考证。

4.1. 曲调的运用

首先，乐府可以根据曲调进行分类。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就是根据音乐性质和用途将乐府诗分为了十二类，其中大部分的区别在于用调上。南朝文人模拟乐府诗同样涉及用调，“刘宋文人拟乐府的用调涉及《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曲》《清商三调》《杂曲歌》《舞曲》《琴曲》《吴歌西曲》《杂歌谣》等九大类。除《鼓吹曲》外，鲍照乐府诗对其他八类曲题均有涉及(吴大顺：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5]鲍照的拟乐府涉及的曲调还是非常广泛的。

吴歌和西曲是南朝时期两种不同的民歌，在讨论乐府分类时常将两者合并为一类。《中国古代音乐史》中指出吴歌的演唱形式多为五字一句、四句一段的分节歌，曲尾常有“送声”。西曲的产生较吴歌略晚，是在南朝宋、齐、梁时期，流传地区大体以念江陵为中心。其表演形式有舞曲和倚歌。可见，在南朝刘宋时期，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民歌仍然被传唱着。鲍照创作的《采菱歌》七首就属于吴歌西曲，这组诗借鉴了民歌的形式，以采菱场景为背景，表达少男少女的爱情生活。它以五字为一句，在内容上与南朝民歌相似性很高。鲍照的这类作品与民歌相类而或许可以用于表演歌唱。

舞曲歌辞是配合乐舞表演的歌辞，在《乐府诗集》中分为雅舞和杂舞两类，其创作与表演深受音乐、舞蹈及使用场合的影响。而琴曲歌辞的内容以古琴曲配词为主，两者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从名称就

可以看出, 舞曲歌辞和琴曲歌辞的音乐属性更加明显, 鲍照的舞曲歌辞和琴曲歌辞也有入乐的痕迹。如琴曲歌辞《代雉朝飞》, 崔豹《古今注》曰: “雉朝飞者, 牧犊子所作也。齐宣王时, 处士悠宣, 年五十无妻。出薪于野, 见雉雄雌相随而飞意动心悲, 乃仰天叹大圣在上, 恩及草木鸟兽, 而我独不获。因援琴而歌, 以明白伤。其声中绝。” [3]从“援琴而歌”可以看出《雉朝飞》配琴而歌, 鲍照模拟乐府旧题《雉朝飞》而作的《带雉朝飞》可能也能够入乐演奏。舞曲歌辞如《代白紵曲》二首和《代白紵舞歌辞》四首。《白紵歌》本是晋代的舞曲, 鲍照奉王命所作, 他在《奉始兴王白紵舞曲启》中说所作歌辞“识方懊悴, 思涂猥局。言既无雅, 声未能文, 不足以宣赞圣旨, 抽拔妙实。” [3]这显然是鲍照的自谦之词, 但是从“言”和“声”两方面再加之配以舞演唱可以看出其舞曲歌辞的音乐属性。

4.2. 句式的创新

鲍照的拟乐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句式灵活多变, 他的这些乐府诗作品既有五言、七言还有许多杂言体。句式上的创新也体现出了诗歌的音乐属性。

4.2.1. 人称的多变和对话体的使用

鲍照拟乐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话体的使用, 主要体现在《拟行路难》十八首当中。如《拟行路难》其一: “愿君裁悲且减思, 听我抵节行路吟。” [3]有一个诉说对象, 以“我”之口吻来安慰对方, 面对人生短促、青春易逝, 保持一种淡然平和的心态, 其中暗含着诗人对自身的自我安慰和释然。其五云: “君不见河边草, 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 今暝没尽去, 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然得, 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 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 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 存亡贵贱付皇天。” [3]鲍照首创了“君不见”的句式, 这一句式还出现在《拟行路难》其十一和其十五中, 通过这一句式领起全诗, 能够增加抒情性, 也是将全诗的语境置于对话之中, 以“我”之口吻描绘今之现状, 以“我”之口吻表现“君”之忧愁, 并以“我”之口吻加以宽慰, 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超脱态度和对命运安排的坦然接受, 体现了诗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这类对话体诗歌, 既运用了第一人称又运用了第二人称, 其余篇章也有以第三人称创作的, 这种人称的多变和对话体的使用, 有人物的独白, 有“君”和“我”两个人称的同时出现, 有问答对话形式, 既是人物之间的交流也是内心情感的体现, 更是体现出了鲍照拟乐府的音乐属性。

4.2.2. 句式的变化

鲍照的这些拟乐府作品之间, 在字数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是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例, 这组诗中既有规整的七言体, 也有五言、六言和七言混杂的杂言体。同时, 每首诗的长短也不同。如《拟行路难》其一、其十二和其十七, 就是规整的七言体诗, 但是其一有五联, 其十二长达七联, 其十七仅有三联。其四: “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 吞声踯躅不敢言。” [3]这类杂言体句式的诗歌, 句式长短不一, 变化丰富, 起到一种递进情感的效果。这种句式使得诗歌在表达上更加自由灵活, 能够更好地适应音乐节奏和情感抒发的需要。

5. 结语

总而言之, 鲍照作为南朝刘宋时期文人拟乐府的杰出诗人, 他的乐府作品既有符合时代特征的, 又有继承汉魏以来的乐府传统并加以创新的, 所涵盖的乐府类别非常广泛, 其中又凸显出了他的个人特色, 以他人之叙事表达个人之寄托。他在曲调上的运用和句式上的创新体现出了其拟乐府的音乐属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鲍照拟乐府的继承之处和创新之处, 并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和深刻寄托, 实是有别于当时乐府创作的“荡悦淫志, 喧丑之制”。鲍照可谓是萧涤非先生所称赞的汉乐府大作家。

参考文献

- [1] 萧涤非. 汉魏六朝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2] 葛晓音.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2): 21-32.
- [3] 鲍照, 钱仲联. 鲍参军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 [4]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5] 吴大顺. 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J]. 中国文学研究, 2022(4): 43-49.